

筆記小說大觀

集

鷗陂漁話下

清葉廷琯著

進步書局校印

平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Redacted text block]

山
地
地
地
地
地

[Redacted text block]

地
地
地

鷗陂漁話卷四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清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寒壁山莊劉氏藏明季人詩一紙字作行草題為拜江陵張文忠公祠歎署石首王啟茂旁注元庚二字蓋作者里籍姓氏也詩云袍笏巍然故宅殘入門人自肅衣冠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士公知否拜起猶疑拭目看後接一紙顧云美小楷跋云此張別山先生手書也先生與留守相公同被執於孔有德軍中多唱和之作列入浩然吟中偶書此紙為留守公侍者拾得携歸虞山端叔尚能識認端叔為瞿忠宣幼子云美之壻因簡黃倪兩公手札共裝一冊并記於此後學顧苓按別山名同敞江陵之曾孫永曆時官總督學士與瞿留守同殉桂林之難其手錄此詩殆因詩中有表揚其先人語書示留守未可知王漁洋池北偶談述李天生說荊州張江陵故宅今為公解有人題恩怨盡時方論定二語人以為確論今得此紙始覩其全篇且知作者之為王啟茂頗為怪事崇禎時江陵雪罪子孫蓋即以故宅為祠堂故詩題與首句兼祠宅言之而漁洋亦記為題其故

宅也。惜啟茂出處張公書時未記。末二句亦不知何指。近見黃梅喻文鑒考田詩話亦紀此詩云。王啟茂字天根。一字天庚。則舊鈔元字為偽。末聯國士作國是猶疑作還宜。則此詩應在崇禎初元所題。蓋是時誅斥閹黨嚴定逆案。國事頗可觀。故有拭目之語。知舊鈔容有傳述之訛。詩話所記自為穩愜矣。詩話又引朱儼鐸郢書云。石首王天庚。聞雅淹博。有古名士風。飲不一蕉葉。而能竟夜快談。以故流輩多親之。陳伯璣詩慰中。選天庚渚宮集數十首。又云聞天庚。著有拙修堂集。玉臆齋樂府。茶璫三昧。晒書鎖語。松腕錄等書。今不存。附存之。亦略見啟茂生平梗概云。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秉筆者。職任亞於司禮監。而書寫諭旨。批答章疏。皆出其手。居中用事。其權頗重。舊由司禮監薦舉擢任。崇禎元年冬。始面試以時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淳二人皆考中式拔用。至十二年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印時。其名下顧三聘欲圖速進。密託己之名下王建鼎。代作選於眾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若愚亦內監。因得罪廢不用。發憤著此書。紀宮中規制甚詳。夫思陵踐阼。甫經懲創。魏璫乃不

知覆轍是鑒。仍思任若輩以事權。宜其終致危亡而不可救。試以制藝尤屬無謂。然是時奄宦皆嫻習此。足見明季風氣崇尚八股文之深矣。按酌中志云。鄭之惠。號明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能作時藝古文後因事下獄值常熟錢宗伯逮人所居與鄭鄰見其詩而稱賞為之作序稱其戊辰夏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故里感文臣不受錢二語賦詩申意已已冬敵騎薄城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故以卷伯卒章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夫子存而不削擬之余考錢之被陷於溫相甚危後得曹化洽之力而解或即由鄭為之關說故於序文竭意推美耳志又記之惠之友湯盛亦內監署有歷代年號攷畧謂本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實詞臣失於參考之過蓋謂永樂天順正德隆慶天啟五年號也

溫體仁家書

明季督師袁崇煥之獄。當時帝意謂其通敵。召兵故加嚴譴。幸賴吾純皇御製文集。中力為昭雪。而覆盆冤案始得因煌煌天語而明。近閱烏程張秋水廣文。

蠅鬚館詩話。紀其所見溫體仁與弟幼真家書三則。始知此案實由體仁逢君之惡。讒譖而成。廣文謂其處處皆自寫供狀。信哉。第廣文此書僅有鈔本。且亦未經編定。恐其久而湮沒。特錄溫書如左。為讀史者論世之助。一曰。□□警備近京師。而姦黨尚自固營壘。全無為君國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倉皇失措。戒嚴半月。不過老弱營軍。鵠立風霜之中。日夜凍死百餘人而已。不意積弛之弊。一至於此。人情洶洶南。

竄幾半。獨携家眷者不許出城。而士紳內眷有扮男裝者。有藏箱簾中者。往往為伺察所發覺。可歎可笑。又曰。十一月間。連寄三信至沛。蒼歸而敵騎已薄都城矣。賴滿將軍一戰。人心始定。城守漸有次第。然引敵長驅。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煥也。閣中素與袁通倚為長城。不意誤國至此。可恨可恨。賴臘月之朔。聖明立擒袁崇煥。下詔獄。次早敵遂拔營而南云云。今真敵無幾。皆流賊敗兵。假敵以肆劫掠。日惟淫酗為事。若得猛將率勁兵數千。夜斫其營。可以立盡。恨諸將俱退縮觀望。玩敵養敵。目下雖無可虞。倘來春敵知中國虛實。更圖大舉。則事不可知耳。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又曰。□□入犯。皆繇袁崇煥以五年滅□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姦輔。臨邑罪樞。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徧潞河。華亭猶大言恃逆督為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輔胆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兩疏俱留中。故不抄傳。然次疏特發閣票。中有奸臣密諫等語。蒲州華亭見之。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即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尚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今敵雖東。而永平一郡七邑。望風投降。為之內應者。白養粹也。父子

黃甲甘心事仇。不意國家養士之報。一至於此。考體仁當日。亟謀入相。所忌韓炳錢龍錫二輔臣。即札中所稱蒲州華亭者是。故特借崇煥以擠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晉用云云。不覺真情畢露矣。臨邑罪樞。謂兵部尚書王洽。桐城則何如寵。會稽則錢象坤。二公則龍錫罷後入閣者也。

綠牡丹傳奇

覺阿開士有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曰。少日間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書頗新僻。人以綠牡丹出處見詢。余按婁東陸桴亭先生復社紀畧曰。當天如之喪。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滄寔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滄每為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滄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後。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或云烏程有子亦欲執贄拒而不許。以是致反唇。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為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析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為溫以介力。

求解於二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飯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源。書中以管色為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畧。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喜笑怒罵之致。宜媿庵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倩人為之。謝英顧榮。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汪謝城曰。楨曰。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為吳石渠所作。石渠名炳。常州人。後殉桂王之難。見南蠻史。乾隆中賜諡忠節。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爨少之。余謂此事。實復社極盛將衰之機。固不待留都防亂。公揭群小已欲得而甘心。豈非二張先生氣矜之隆。與門弟子標榜之習。有以招之乎。梓亭先生紀此。其意蓋亦深致不滿也。

熊次侯諭偽官檄文

昔在漢上。見明季漢陽孝廉魏晉封所著竹中記一卷。紀癸未夏秋。張獻忠寇掠武

漢事。中載熊次侯先生論為官檄一篇。義正辭嚴。真有聲動墨中。氣流簡外之概。其文云。蓋聞志士修名。垂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水阻兵。班生著諷。清河拒賊。李萼乞師。功則巍乎。忠之至也。爾偽官等。曾廁儒服。宣昧舊聞。自治亂相尋。亦奸宄時有。漢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尚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劇者。蓋亦興也勃然。然而好殺絕天。宣淫滅類。偶出張威螳臂。咸經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亦無十年之運。緣林夢醒。而人歎白頭。赭服身分。而魂慚青史。適以動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將之功名。在古速亡。撫今知弊。乃爾等卑者迷於見利。高者自謂識時。挾此兩端。遂成千錯。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既無清君側之名。蠲賦省刑。豈有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於邊土。故八伐稍頓於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狗盜迫於飢寒。鳩張成于將相。昔飲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魚。殆亦有故。此匹夫能鬥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岳一軍。凶徒五峽。固其效也。某等慟楚國之亡。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於五路諸侯。更布心於百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脅從者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為臣。妻請為妾。沼吳之情。安在。沛上積山高之骨。豈昔暴而今仁。漢南絕

野渡之舟。實內貪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謔。懼秦國之坑將興。寃庫侈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使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眾以尊王。即李絳何難請賞。唐將歎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鼠竊。先生制義。弁冕我朝。久已家絃戶誦。而駢體文之工復如此。意其他雜著。亦必大有可觀。惜未見遺集流傳也。據竹中記。晉封先作討賊檄文。先生見而賞之。援筆亦成此。八月朔。晉封之友朱開子偕先生携二檄乘間入城。從人叢中投偽官案下。既啟視。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日云。其豪氣亦不可及矣。按漢陽志。熊任氏口人。熊鳴盛妻。避亂季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後晉贈一品。竹中記則言熊子時相過從。似未喪母。抑癸未以後。湖北寇亂頻仍。熊母死節。或在申酉之交。而志誤書歟。

侯忠節公父子為僮賓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

函首者錢宮詹侯公逸事言是太學生朱之熙楊鳳苞侯文節傳則

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

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於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宮

詹所記侯公逸事。夏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恕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落落者。憶昔見忠節。視學江西時。父子四人為僮賓所書長卷。其人其事亦頗異。忠

節所書者劉勰專學過不過

二論出漢魏叢書劉子新論

此書四庫目錄題為劉勰所著謂向來或作劉歆或作劉勰

或作劉孝綽其說不一今本唐袁孝政之說又謂孝政文筆頗類此書擬即孝政所著而嫁名劉勰

病餘僮賓捧冊嘯嘯乞書劉勰二論賓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偶一獻詩欲希青鳥

葡萄之句而一時知交謬相獎許如右軍之稱郗奴似覺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

其性近硯執自謂臨事勿欺臨財不苟臨勞勿讓徐察所為固亦近之且夫人猶喜

筆墨故當與蟻附鷹攫者有間特為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無媿於自謂者而已

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識豫瞻氏一印伯子演書所撰閑家箴云漢畜扈

養晉遣綱紀應門五尺在家千指昔以罪入今唯義使食人之食勸人之事勿謂身

微勿謂道鄙吾思克終有則有矩唯巧甯愚毋愚而惰以隳爾課唯頑甯才毋才而

狡以叛厥擾我思古人在卑不少匪域之殊唯人之效牧羊維侯斫石維壬執鞭太

尉報讐它鄉彼實異逢非我思同監於齊虜視彼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

走而懟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蒼頭善文却公之室無以安寵而飾溫腴收綸鼓

枻隨張於漁蓬首長鬚亦惟事盧無恃而勢恥為人下倚竇虐种卒禍主者守亢如

寡惟園公之呼司馬無怨而貪而有貳心苟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

之事蕭君無徂而趨而競搏蒲王誠覆斗陶訶牧豬醉酒而賞我不古俱無攫而欲而好營逐張隸納賂王奚食肉我以其清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共役役而儕是輯是諧無以久貴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即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因是為勲無挾寵顧而昵尊忘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平頭提箱既勤乃拙雄翹士風次孫忠節人之報主能各有甲唯臧爾心用敬厥業非爾勦勦亦我之須三世令僕族曰華腴題語云家人者其職甚細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閑家大其義也久欲以告僮輩無可與解者適僕賓持素冊乞書遂錄於後謂其知近紙筆也亦有勗焉庚辰七月廿八日客南楚書幾道一印仲子潔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姿陰敞餘數畝托根勢莫移風霜挺嚴節陵臨覆桑棧其上輯百羽其下叢華滋攀緣盈蘿葛萋萋來繞之中條頗秀舉鼉陰垂青蕤結附倚明德詎云懷薄私歲久勢且長風雨相扶持願言直爾心為爾固其枝修修愈結束不學群條靡一夕雷雨作龍蛇奮如馳相輔永茂芳千齡以為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賓作賓頗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怨是舍充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賓顧即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

見其隙。厥言未謂無徵。予既作此詩示之。且譽且助焉。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言。繫爾之志。維爾之志。繫爾之事。繼事而徵其曷有既。賓悚然曰。賓識之。舊矣。敢不

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時南州官舍中秋之月。涼雨初過。試筆。

字雲俱印

叔子澣書所撰

傲。曹子建樂府當事君行。

自注六五言

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陰中林。烈風來。何修修。勁

節難為心。

解

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為君子陳心。布陽而傾條。

解

貞松可用

樹木。葵能衛其足。枳棘填彼幽谷。摧枯亦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忠自祿。

解秦麕

猶賢魏羹。多巧者寡誠。日月昭昭。既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恤。彼槁莖。今

君何用自嫌。竭蹶以酬生。

解

為臣良云。獨難有胸孰無情。貽訓鑒觀六術。智哉彼劉

生。古人何為拙誠。後世傳其名。

解

題語云。古事君行不可攷。子建代之篇短而質。余

傲其意。循其句格。而廣其篇體。雜用比興。為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於古人離合

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傲古樂府所作。偶僕賓乞書冊。因寫付之。賓頗習詩工

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臧奚外者。余既嘉且勗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

成家風。為識數語以勵其卒。八月之九日書。

智含氏印

後有忠節之弟。雍瞻先生跋語

云。賓僮侍伯兄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兄。未嘗有斯須怠色。亦可想見其忠慎矣。

伯兄視學西江時。余亦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筦鑰。內外傳宣惟謹。既而鴛水之役。去里門一衣帶。藏名恒恐不深。偶假歸。有管弁操舟數里外。致其款款。語漸及私。賓援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兄赴國難。出門夜宿萬隆。忽逢暴客。伯兄躍入水中。賓宛轉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耽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贈筆。賓將隨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於仍貽堂中。侯雍瞻一印又雍瞻先生之伯子沆。跋云。夫處世末流。為人下以事其上。未有不出於勢利二途者。故主人。都貴顯。席豐腆。僅指恒繁庶。私心所祝。俾百廿年而昌。而熾。儔類相上。競為炫侈。廣廈曲房。金珠綺縠。其主人寶嗇。累襪弗敢踰越。彼則旦暮崇飾。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謀如是足已。往往主眷未移。僕嗣先隕。耳目睹記。可勝太息。若乃德義所勗。超然流俗之外。其性情。其行事。皆合於主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術。從吾世父垂卅年。未嘗一日不在側。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為節。方在南曹。辭北銓。謝台諫。出為藩臬。而世父有喜色。及在嘉禾。以太廉特拜京兆。旋膺新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賓亦然。吾是以知其所見者大且遠。非復女子小人煦沫寵澤之情也已。至其介性自持。勤

學好問。詩歌啟牘。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群伍。樸遯無以自異。粗衣糲食。三十年如一日。近始於所居。旁擴一楹。逡巡請命。若有媿色。及觀其締構。簡略粗草。僅足安身。而止。視夫雕淫僭侈。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邇者奴變起於江東。訖言孔亟。三世蒼頭。盟牲矢義。罔有二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稚弗逮。予典型誼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惴惴。毋敢荒寘。賓持此冊來。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為其榮矣。賓齒方剛。其尚努力進德。為綱為紀。為楷為則。吾將觀於爾後。大書特書。所不悞焉。賓姪秀弱。體盡勞。至死不懈。余重惜之。子德瀉。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勗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記原書。侯印元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僕僮中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既為獲恕。則號泣求屍。必賓無疑。凌子與霞曰。按忠烈記實所載。侯岐曾家人劉馴。以匿陳忠裕而死。又有岐曾家人從死者。為俞兒朱三鮑超陸二李。愛見于陳夏二公附祀錄中。可見侯氏蓋惟主人有以默化於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諸僕皆鐵中錚錚者也。二心於奴變。又何足言哉。幾道所云。家人職甚細。而家道昌替係焉。誠為至論。斯世富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此卷庚申亂後。流至上海。為湖州凌君子與收藏。余得再見之。

黃陶庵集外詩

丹陽葛蒼公集中附錄陶庵先生詩一首。為遺集所未載。錄之可考。見南都未造情
景。不特為黃集補遺也。題為蒼公年兄有白下中秋徵詩啟。實為感憤之篇。讀已而
悲。遂長歌以答。按蒼公徵詩啟。作於甲申中秋。詩云。是處中秋月能白。小林疏竹凝寒魄。烽火驚餘
藉少休。主賓兄弟聊酬迭。酣歌嬉笑雜悲啼。歲歲月明殊此夕。酸辛有耳不願聞。同
人漫說金陵節。金陵龍虎夙盤踞。鍾靈大聖真奇崛。開闢規模自不同。武功告罷文
臣協。承承列聖宅燕畿。德沛江淮漫吳越。萬姓歡娛盡四時。花月山川齊悅懌。聲名
文物具原本。不類繁囂之汨沒。今夕何夕中原燼。鬼哭神號先欲絕。妖星黯黑向南
吞。眾星無數搖明滅。卧薪天子正焦勞。吐哺宰臣方怵惕。何圖突兀太平來。簫鼓紛
紜宣帝闕。馬上繁絃介冑行。閨曲低喉女郎列。宴樂公卿荷聖明。酒酣將吏忘征伐。
畫船玉漿蕩銀河。翠袖金貂依綠雪。寶塔風清火樹紅。琉璃露濕霞光碧。終宵歌舞
頌金甌。比戶驩呼瞻玉玦。自是新朝增氣象。不同故國餘輝澤。聽罷啼噓驚喜并。無
乃昇平太倉猝。大地山河仍廓落。萬里乾坤如洗滌。復仇雪耻真迂儒。樂事賞心洵
善畫。中秋自古月恒明。但願君心化明月。讀此詩後半諸語。當日君臣荒樂。文武酣
嬉之狀。如遇目前。先生憂國傷時。一腔忠憤。不禁借題傾吐矣。雖然歌舞漏舟之中。

酣眠曆新之上。千古叔季。覆轍相循。豈獨宏光之世為然哉。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明末范石夫孝廉。朋舊尺牘十冊。余從友人借觀。考乾隆蘇州府志。石公名公柱。長洲人。為文正公裔孫。崇禎壬午舉人。所交皆一時名流碩德。後多有成大節者。石夫於諸公尺牘後。各綴跋語。余擇其有涉遺聞逸事。可備文獻之徵者。摘錄二十餘條。尺牘文繁。未暇寫出也。

范質公景文

質公相國諡文貞。大節光昭。予徵詩挽之。以華其

節。名華節篇。嘗讀其和毛伯詩曰。城破不得生。何如未破死。贏得身不辱。且了人臣

劉辰孫禧延曰毛伯下疑有脫文

劉欽爾順永錫

事。嗚呼。如公之殉節。其真身不辱。其真了人臣事矣。

天劉欽爾。丙子舉於鄉。為長庠諭署崇邑令。廉潔成性。臨事敢為。迨至棄官避難。備

極困苦。妻女與僕相繼歿。所督劫掠無餘。僦寓相城。不敵風雨。饔飧不給。當吾世求

不媿夷齊者。惟此人。劉辰孫曰切當是功所字下疑亦有 鄭天王 廣陵競渡絕盛

脫字

汪謝城曰補曰所贊疑所齋

為虹

天玉

廣陵競渡絕盛

端午日男女空國出游。癸未歲。天玉招予往觀。盡歡竟日。天玉閉門讀書。不與家事。

非奉尊甫命不出。其招予亦尊甫所治具也。恂恂寡言。真同處子。登第授浦城令。行

取台中。臨難不屈。烈烈而死。

沈予淡雲祚

聚奎閣十二人盟之。關帝曰。共存心於大節。

八